

中央導報

汪兆銘題



週刊

第三卷
第二期

目錄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九日出版

專論

遏止亂源

孔君佐

時事

東亞操觚者大會

述評

邱吉爾赴蘇之謎

國民黨與青年訓練

徐公美

清鄉運動與清心問題

黃善生

閒話要塞戰

張雲史

印度問題再登場 (國際一週聞)

明父

學術講座

文藝之宣傳性與表現手法

汪文海

反個性的表演

陳大悲

餘生 (四幕劇)

章瑞生

雜

晚明吳縣清官袁中郎

涵之

★ 文

魯迅與章太炎

江上風

疲倦的人生

定

國內外大事日誌 (自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四日)



遏止亂源

孔君佐

新貨幣政策之成就，取決於新法幣通貨性能之發揮，第一，新法幣必須成爲和平區全面的唯一法定通貨，現在，已經逐漸做到；第二，新法幣必須有其安定經濟市場的性格，這一點，在積極方面講，新法幣本身應有健全的發展，在消極方面講，則必須緊密配施政治力量。

安定經濟市場之要題爲穩定物價，在貨幣改革期中，這是最值得注視的，如果幣值穩定以後，物價迅速阻止於某一點，即顯示通貨之性能已充分發揮；反之，物價仍然繼續上漲，則通貨力量還未能控制到經濟底層，或者政治力量未能壓制商人傳統的非當利得的行爲與慾念。

就新法幣本身來看，新法幣之發行不特準備充足，而且友邦予以極大之協力，故新法幣之信用與價值已無用懷疑的。然而自新法幣政策施行以後，京滬兩地物價仍不絕上漲，尤以京市爲甚，目前各業市價已回復到新舊幣全面交換前之舊幣價格，尙有繼續上漲之勢，這顯然不是新法幣本身問題，而是以新法幣爲安定經濟社會手段未能充分配施政治力量的緣故。

關於平定物價，國府會公佈條例，這當然是必須要而且是令出必行的。我們雖不求對從事商業的自由有過大的限制，但至少關係到全體人民生活的，政府必須尋求適當之措置，「治亂世用重典」，非如此，不足以言安定整個經濟社會。

旬日以前，京市豬肉業曾一度罷市，報紙竟有停業宣言廣告刊出，在此上下協力安定物價聲中，實在是一件最痛心的事。在理，豬肉業有何困難，儘可開誠與政府商洽或出以合法之請願求謀合理之解決，而豬肉業不採取此途徑，竟然以罷市要挾政府，這事件是不容忽視的。

事後，京市社會局與社運會聯合檢舉罷市首腦陳阜東，送交警察總署查辦。但由於這事件的發生，益促使政府從速謀取對策。政府既下統制物價的決心，當然必須有執行限制物價的力量，在現中國環境之下，斷不容出現罷市這種行爲。

過去，京市當局對於超越限價商人之懲罰，出以「寬大」處置，如第一次懲罰越價商店若干家，僅處以停業數天或輕微罰款的處分，而開始停業這一天，剛爲農曆端午節，這種「取巧的懲罰」，不特不能夠壓制這種商人，反足以助長其氣焰。故此安定物價，執行當局必須有公正而嚴厲執行的決心，同時，調查人員有貪污受賄行爲，應組織特別法庭嚴加訊辦。

最近國府設施，以確立治安，改善人民經濟生活爲兩大方針，前者，有清鄉工作具體的展開，後者，國府實施新貨幣政策，即謀和平區人民安樂業的實現，故以新貨幣政策爲中心，逐步使金融安定，經濟繁榮，關係全體人民之福祉，爲民衆所屬望全力與政府合作的。

在全體主義之下，個人自由發展或者會蒙受輕微限制，但個人之福祉應該在全體之福祉中求得，爲全體福祉計，政府應不惜採取一切非常步驟，如制壓罷工之類。

東亞操觚者大會

東亞操觚者大會，日前已在滿洲國新京揭幕，除中日滿三國外，更有泰國代表和越南代表；萃東亞操觚者於一堂，共同商討，交換意見，其有神於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的，正自不淺。

操觚者的使命，既重大且大，在平時固然，而在此大東亞爭取解放戰爭中，更須有明銳的目光，犀利的文詞，把正確的思想，深深打入到東亞民衆的心坎裏，使東亞民衆個個都有正當的認識，不至於發生反動的思潮。而同時又必須齊其步伐，一其陣容，以增強操觚者的力量，使效果益益擴大。東亞操觚者大會舉行的用意，原即在此。

東亞操觚者大會，第一次開會於廣州，那時大東亞戰爭尚未爆發，故與會的只有中日滿三國代表；今則時越一年，而大東亞的情勢已經突變，百年來所受英美帝國主義的壓迫，已由友邦日軍以雷霆萬鈞之力，把他肅清，開戰迄今未及十月，已收穫莫大的戰果，占菲島，破馬來，克荷印，平緬甸，除印度正在醞釀脫離英國桎梏，在目前尚有英國惡勢力殘存外，大好東亞，已無英美勢力。故此大東亞操觚者大會，其使命較第一次更為重大，其任務也較第一次為緊迫，不僅消極的要使英美百年來荼毒人民的功利主義一掃而空，還須積極的要使新東亞建設起來，達到大東亞共存共榮的目的。操觚者平日的任務，去歲大會宣言，已有明確的指示：一為思想指導之前驅，一為溝通文化之脈絡，一為宣傳報道之先鋒。從前中日間的發生誤解，東亞各民族間的不能團結，雖原因很是複雜，而操觚者之未能指導得當，甚至揚波助瀾，實未可輕卸其責。今已各

方憬然覺悟，知非大東亞團結，決不足以排除英美的侵略，而欲大東亞團結，必須先從糾正人民過去的謬誤思想入手，於是動員全東亞的操觚者，盡其最大之努力，繼續不斷來把東亞共存共榮的意義，灌輸到人民的心裏，中日和平的奠定基礎，大東亞戰爭的中日滿泰等各國各民族一致協力，東亞操觚者平日對人民提撕警覺之功，却也不可抹煞。

東亞地大物博人衆，盡人皆知，然而百餘年來，受盡英美侵略主義的壓迫，占領我東亞的地方，奴役我東亞的人民，擄取我東亞的物資；及至今日，大東亞戰爭既起，全體協力，以求達到「東亞人的東亞」，把東亞百年所受的羈絆，一旦解放；然而仍有少數人未能明瞭是義，如淪方的始終依存英美，甘為英美的爪牙，公然與大東亞人敵對者，固無論矣；就是有許多高呼東亞解放的人，或還存着一種成見，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未免心存疑慮，惴惴不安，是實必須東亞操觚界人士盡其最大的努力，以爲之闡揚其意義，祛除其誤會，把許多陰霾一掃而空，使全東亞民衆，撥雲霧而見青天，明瞭大東亞共榮的真意義，不至再有踴躍觀望情事，以妨害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而對於冥頑不靈的淪方，也不難由是而改變其心理，以促成全面和平之實現。操觚之士，本爲第四戰線的戰鬥員，在此大東亞爭取解放戰爭的重要時期中，當然須一其心志，齊其步趨，務使全東亞民族，個個心領神會，來歸響此共榮旗幟之下，與操觚者的精神，融成一片；夫然後操觚者的目的才達到，使命才完成，無愧第四戰線戰鬥員的任務。所以侵略主義的勢力一日未掃除，共產主義的流毒一日未肅清，中日全面和平一日未實現，大東亞共榮圈一日未確立；就是我東亞操觚者的任務，一日未盡，也就是我東亞操觚者的責任一日不容卸除者。今

者在新京二次揭幕，雖會期無多，其所得的印象，必極深刻，如何糾正東亞人民過去謬誤的心理，如何啓迪東亞人民未來共榮的建設，如何促進中日全面和平，如何實現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一切的一切，應必有統籌籌劃，以實現於第四戰線上。是實東亞人士所不勝其期望，尤其是我操觚界不勝其引領的。(鳴)

邱吉爾赴蘇之謎

邱吉爾赴蘇，已成爲歐洲東線戰局緊張中的一個小謎題，首先揭露邱吉爾飛莫斯科消息的是海通社里斯本電，其後「意大利人民報」亦證實此事。

關於邱吉爾訪問蘇聯，英當局自然嚴守秘密，一般推測，大概有下述幾個原因：

(一)東線戰局漸顯露決定性格，蘇俄對英要求開闢第二戰線，已急如星火，英國爲避免蘇俄之反感，不能不派大員直接與莫斯科商洽，以暫穩定蘇俄抗戰心理。

(二)開闢第二戰線，尙有許多待與蘇俄商討的地方。

(三)關於近東問題，英國如何通過美國之援助以達到近東援蘇通路，或當高加索嚴重時，英國怎樣援助？

話雖如此，但邱吉爾之赴蘇總是懷着一腔空洞心情和試探心情而去的。邱吉爾已明白英國當前的處境，與其說是援蘇莫如說求蘇援助，英國在埃及境內一再敗退，隔絕地中海已成爲一嚴重問題，埃境戰事當然不會拖延下去的，如果東戰場一鬆懈，埃及自然緊張，這是英國眼前的大難題，故此英國實在要緊抓住蘇俄之作戰，以爲英屬地緊張之緩兵符，這是英國要求於蘇俄的地方；反之，蘇俄對英國却要他開闢第二戰場，就英國的能力來說，陸軍之孱弱，已爲世界所洞悉，以數量之補充而言，英國亦無能力在無訓練之後備兵中挑出勁旅；再次海軍，船艦之損失短期內當然無法補充，而船舶還繼續損失，在海軍作戰性能上大爲減退；空軍方面，英國一月產量不及德國之出產。這是從英國作戰配備上看到英國開闢第二戰場之無能。

再在兵士作戰素質上來看，英國兵在歐陸作戰之業績已有歷史之定評，所謂開闢第二戰場，等於一年前歐陸作戰之延續，英國遠未有操作戰勝算的把握，故此開闢第二戰場，英國遲遲未敢發動，曾經見過報上有這樣的英國電訊。「美國在本年內恐不能開闢第二戰場」，美國尙且這樣表示，何況僅有殘餘力量的英國？所以說，邱吉爾赴莫斯科，是懷着空洞心情而去的。

英國既然沒有開闢第二戰場的把握，而在「英俄軍事同盟」裏，在維邱三次會談裏又曾一再提及開闢第二戰場，此次邱吉爾赴蘇雖然一半懷着鬼胎，但蘇俄對於英美之無信究竟有甚麼反響？如果蘇俄表示因英美之欺騙而冷淡，則邱吉爾之政治手段就得施展出來，這是邱吉爾首先要試探蘇俄的；其次，蘇俄此次在頓河區域大敗，戰事已蔓延至高加索，蘇俄已顯露軍事之頹勢，究竟蘇俄的抗戰力量，如兵力，軍火儲備力，還有幾何，足以維持目前對德作戰與否？這是邱吉爾第二件要試探蘇俄的；再次，蘇俄之前途，因德國之勝利而成疑問，即蘇俄是否會因敗戰而重演布勒斯特利托夫斯克事件？這是邱吉爾第三件要試探蘇俄的。所以說，邱吉爾赴莫斯科，也是懷着試探心情。

即使邱吉爾已證實其與蘇俄首腦部會晤，由於維邱三次會談的教訓，也不見得有甚麼成就。英蘇目前大家都互相利用，英國利用蘇俄對德作戰，以苟延其帝國之瓦解；蘇俄利用英國有美國給予的物資與牽制能力，在這種以利爲結交情態之下，英蘇合作前途可想而知。蘇俄現在所急需者，已不是片言的慰藉，而是要其與國——英美拿此真正的力量，蘇俄所需要者也不是空談，而是條約上的諾言的履行。在邱吉爾赴莫斯科消息傳出後，「義大利人民報」即刊布史太林詰責邱吉爾，謂其不履行二月前協定，這是很有可能的，史太林一腔被出賣後的憤激，總會在邱吉爾面前盡量發洩。

不過邱吉爾此行也未嘗無收穫，如當邱吉爾有機會觀察前線的時候，總會感覺到其開闢第二戰場力量之輕微，而帶不少失望或返倫敦吧！(永)

國民黨與青年訓練

徐公美

中 央 導 報

(3)

最近，中央曾經召開全國黨務會議，各位同志，在最高領袖 汪主席的指示下，關於國民黨的強化問題，據說是很有一番討論的。中國國民黨，因為國民革命的成功，盡了其時代的任務，從而獲得全國民眾熱烈的信賴，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雖然自從民國十六年以後，因為黨的內部發生糾紛，與共產黨的乘機搗亂，而引起了接二連三的内戰，乃至形成不幸的東北事變。又因為當時政府對於東北事變的處理，還沒有認識中日兩國只宜為友不宜為敵的微妙關係，只是一方面，屬用拖的手法，不肯與日本毅然決然誠意的談判，求其合理的解決；他方面，以出兵東北的口號來煽動，想依存英美的關係去收復失地，終於演變為這次兄弟之邦空前的仇殺。因這關係，國內一部份人士，遂對於國民黨加以誣蔑，諷刺者有之，嘲罵者有之，以為國民黨對於中華民國，只有重大的過失，甚至將英美在遠東所造成的種種罪惡，都一齊推在國民黨的身上。記得有位關心中國問題的日本朋友說，「國民黨到了今天，無論在民眾之間，或實質的意義上，都不能不算是沒落了」。對於這位朋友說話的用意，我們可以不必去管他，而且也沒有和他較量的必要。不

過，有一點是使同志們安心的，就是國民黨在法律上的地位，依舊是繼承以前負着訓政的責任，乃至根據約法代表人民行使政權。誠如周佛海先生所謂：「國民黨的地位和權力，乃是約法所賦予的，已經變成了中國的法統，已經變成了中國的政治制度，萬萬不能因為和日本打了一仗，便被日本把法統打斷，把政治制度打破了」。這樣有力的言辭，直使一般認識錯誤與故意曲解者，俯首無語，不敢抬起頭來了。其實，我們即是離開黨的立場來觀察，那麼到今天為止，在國內還找不出像這樣有組織的力量，革命的力量。這倒並非自己替自己誇張，爭什麼面子，乃是由於國民黨的主義最適應，歷史最悠久，黨員最衆多，組織最健全，宣傳最普遍，以及分佈區域最廣遠種種客觀的因素所決定了的。關於這，我們可以援引 主席的訓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個中心勢力以運用一切，則這個國家，不但不容易進步，並且不容易維持……我以為應該以一個黨，一個主義為中心，而聯合其他各黨各派，以共同負荷國家社會的責任」這是千真萬確的。只要看友邦明治維新，因為以天皇為中心，故能萬世一系，舉國協力，而臻於今日的富強，居亞

洲最高指導的地位。就可以明白同樣的道理。這裏所指的一個黨，自然是中國國民黨，一個主義，自然是 總理手創的三民主義，不論從那一角度觀察，國民黨乃現階段唯一的中心勢力，這又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因為如此，今後的中國國民黨，如欲繼續歷史的使命，與運用這中心勢力，以復興中國，乃至協力建立東亞共榮圈，則強化一事，誠為當前最迫切的課題。此次全國黨務會議，關於國民黨的強化，究竟有無具體辦法，因為筆者沒有參加，不敢妄置一辭。但大體想來，不外是：(一)綱領的修訂，(二)組織機構的調整，(三)宣傳技術的改進，(四)訓練對象的展開，(五)社會服務的擴張，(六)黨務經費的增加，(七)革命的策略和戰術的積極運籌，以及推行新國民運動，與籌設中央黨務人員訓練班等等，也曾有人主張，在這階段，國民黨處於中日新關係及國內諸種問題上，所以黨的強化，最好是以退為進，即恢復民國十六年以前的方式，將一切運籌儘可能地秘密起來，只求實際的成果，表面上的領導的爭取，倒是次要的。這種見解，自然也有相當理由。但筆者以為現在黨務環境，與民國十六年以前並不見得完全一樣。吾人類進

【 2 】

化，乃螺旋的向上式，歷史雖有循環的形似，但只是形似而已，像走馬燈那裏的重演，我敢斷言，還是決不可能的。再就實際情形來觀察，也是今非昔比，在我們和運團內，國民黨的周圍，由於政治的修明，治安的確立，以及友軍的支援，已經看不見以前那裏封建殘餘的軍閥，和媚外求榮的買辦，乃至視黨如洪水猛獸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了，換句話說，於今與國民黨敵對的，只有重慶的偏安政權，與延安的赤匪餘孽而已。在此時此地，如果還不許黨外派系和有志之士，參加和平反共建國工作，這樣的黨員，決不是我們忠實的伙伴。至於日本方面，雖然有一部份政論家，他們在行文的時，往往喜歡在國民黨上，冠以「更生」兩字，在三民主義上，冠以「純正」兩字，但這些增添的字樣，却足以反證他們對於和運團內國民黨的重視和愛護，前者含有蓬蓬勃勃的新機，後者表示乾乾淨淨的素質，這亦即說明日本對於國民黨的看法，不是消滅，而是興隆，因為只有掃起國民黨的老牌子，纔可以號召事變後社會各階層羣的復歸，也只有打起總理發明之大亞細亞主義的旗幟，纔可以協力大東亞的建設，大東亞的復興，倘若再以民國十六年前的演出，那麼，在此時此地的舞台上，要讓叫座兒是很吃力的。所以目前的國民黨，可以說，已經到了好轉的階段，不但不必躲躲避避的祕密，相反地，應當更坦坦白白的公開了下來，由此拓展我們的陣線，堅強我們的意志

，以爭取羣衆搶救羣衆。於是此次黨務會議中，關於討論怎樣強化的問題，真可謂具有劃時期的意義了。不過「事在人爲」，古有明訓，如果僅僅決議了許多好的制度和好的方案，却没有適當的人才去運用的話，也屬枉然。大家若不健忘，則本黨歷次全代大會或其他的集議，那一次沒有堂皇的宣言和完善的建議，然而不是一件一件執行了呢？又執行的結果，有沒有徒勞無功的情形呢？這亦就是說明我們固不能忽視制度與方案，却也不必過份重視它。因為制度與方案，都是呆板的，機械的，須靠活潑生動的人去運用處理，才有意義。筆者平日致察吾黨過去各次計劃，其成功，或失敗，往往不在制度與方案本身，而在用人不當。因此，如果有能力的同志，就是極平常的計劃或者方案制度，也可以表現其成功。所以，與其偏在強化兩字上用心思，無甯在人的選擇上多費些工夫。由此觀點，於是以黨務會議爲契機，從強化國民黨而聯想及於青年訓練了。

青年訓練，並不是國民黨的一件新法實，近頃國內報紙及雜誌上，都有很好的論究。在過去各級黨部，也有青年部及其類似機構的設置。現在行政院更根據全國黨務會議的決議案，特組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對全國青年予以切實的訓練。而南京市黨部，則早在二三個月前成立青年委員會，從事青年訓練的準備工作了。至於國民黨總章上，亦有如此的規定：「本黨爲訓練青年，設青年團，其辦法另定之。」可見各方面對於青年訓練，都承認其重要性，而法律的依據，尤其十分明顯。不過，有一點特別指出的，就是我們所以推動青年訓練，不是爲要利用青年，愚弄青年，甚至把青年當做買賣，來作爲本黨的工具，乃是由於：第一，青年爲社會上最有希望的份子，孔子說：「從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這就是說青年的希望最大，故其將來的成就，未可限量。第二，青年爲社會上的文化變遷的樞紐。我們知道，社會之所以能綿延進化，全賴承先啓後的作用，而青年實負這種責任，一方面承受過去社會中一切文物制度思想風習，一方面把現代一切的文物制度風習，傳諸後代，第三，青年爲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社會所以進步，實賴兩種基本原素，就是偉大人物和優良文化，二者又互爲因果。優良文化，常由偉大人物發明創造，而偉大人物，又常受優良文化薰陶孕育。但就歷史看來，一切偉大人物的成就，往往發源於青年時代。以上三項，僅就理論上說明青年的特質。更從事實來觀察，那麼，青年因爲涉世未深，故其成見偏見尙少，且不似成年人之處處爲個人利害得失打算。在積極方面，則具有不自私的心性與對同儕之真摯的熱情，這些條件，都是最適於接受黨的訓練。關於青年訓練，歷史上還有一個好例：大家想也知道歐洲有個小國丹麥，國土雖小，但內政修明，不但農業工業發達，國民經濟富足，而人民道德，社會秩序，也很爲人稱道。往往從

外國去參觀的人，都發生一種特別的感情，甚至有人稱之為理想中的國家。考其所以然者，完全由於青年訓練所致。至於德國之希特拉青年團，（分為衝鋒隊S.A.及護衛隊S.S.兩個階段）義大利之「巴利拉」與先鋒隊，蘇聯之共產黨青年團與少年挺進隊，日本之青年訓練所與青年學校，更屬周知之事。他們所標榜的目的雖不一致，但欲藉此類組織，以陶冶青年之身體的品性的與政治的訓練於一爐，則如出一轍。他們都認清了青年乃實施訓練的最好時機，決不可輕易放過。回憶主席於去年三月二十二日接見記者時，也曾有這樣的談話：「今後對於青年，必授以正確之宣傳，使知復興中國與復興東亞有相互聯帶之關係，使明白並認識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為中國與東亞最大之敵人，並予以嚴格之組織與訓練，使能以沉毅的勇氣，相當建設新中國建設新東亞的責任」。又筆者以前在南京市教育局長任內，奉 主席命兼充中央黨務訓練團導師，曾經恭聆關於訓練的指示：「各位同志，只有訓練，才能担負時代的使命；只有訓練，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我們訓練團，不只是注重訓練思想，尤其注重訓練行動，這是此次訓練的重大意義」。當時我們聽了，真是無限的感動。於是便想在全國觀摩所聚的首都南京，準備對本市青年切實加以訓練。因為筆者一面担任黨部工作，一面服務教育行政，正是「黨務合作」的試金石。我的愚見，黨部的力量，要擴張與鞏固，必須

吸收教育界的同志；教育的陣容，要整齊與協調，必須迎受國民黨的指導，至於這種主張對不對，那是另一問題。我們所最焦慮的，倒是人才的寥落。固然，京市各校的小學教員及中學生，大概屬於最進步最優秀的青年份子，如能加以黨的訓練，成效當很可觀。但物色指導的幹部，却感到困難了。經過相當的考慮，終於由中央黨訓團幾個受訓學員來充任，他們除了工作上應有的酬報外，都是同甘共苦的。於是擬訂了一個計劃大綱，計分組織訓練情報三個部門，統括稱為「教育三角網」。關於青訓的外部的團體，也不能說是沒有。詎奈好事多磨，終於給某種壓力將它摧毀了。誠不免令人有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之感。

平心而論，過去的所謂青年訓練，大概只有口頭上和紙面上的宣傳工作，乃至供給他們以一部份競爭的技術。因此關係，對於 總理的「青年應立志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和「人生應以服務為目的」等遺訓，固然忘記得乾乾淨淨，就是 主席所昭示的「不只要注重訓練思想，尤其要注重訓練行動」也何嘗有所表現？相反地，正由於過去負有訓練責任者的偏見，使多數青年沾染了好奇心，依賴性，誇大狂，佔有欲，領袖感等一切疑難雜症，幾致不可救藥實在無異斷送了青年的前途，真是一件最堪痛惜的事。然而過去好的地方，也不能一筆抹煞的，像青年對於崇拜領袖的熱烈，與維護團體的懇篤，這兩件事可，以說是特質，可

以說是優點，所以必須把它發揚光大起來，繼對於以前的訓練工作，不致白費。如上所述，青年訓練，是國民黨固有的事業，問題在過去訓練得不多。所以只知道佔有，而不知道創造。只知道鬥爭，而不知道協調。只知道依賴，而不知道自立。只知道高唱，而不知道實踐。今後青年訓練，果欲成為強化國民黨重要的環節，那麼，（A）就訓練的目標來說，第一必須訓練他們不但成為中國的好青年，且進而成為大東亞的好青年。第二，必須訓練他們不但絕根浮薄淺薄虛腐墮落等傳統惡習，且培養其權利不先赴義恐後的標準行為。第三，必須訓練他們捨棄個人自由，而服膺全體主義，為全體主義而犧牲一切。第四，必須訓練他們徹底認識只有國民黨，纔是唯一的革命中心動力，只有三民主義，纔是救國救民的中心信仰。（B）就訓練的方法來說，分為普通訓練及集中訓練。除星期及例假日，應以青年屬於家庭外，餘日則由青年團實施訓練，學校不得干涉。集中訓練，則擇定適當地點行之。此外，如小學教員及大學生，亦須集合訓練。又無力升學之職業青年，則須利用多角訓練，如舉行生活指導，人格修養，服務道德等集會。

總而言之，就目前國民黨情勢而論，正是一個好轉的機會，故非強化不可。而青年訓練，尤為強化過程中重要的工作。不過，訓練的主持，固須靠黨部的力量，然青年自己訓練，也不可忽視。從前總理告訴同志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筆者現在仿這句法，以此自勉勉人。「吾黨正待強化，青年亟須訓練」。

(完)

清鄉運動與清心問題

黃善生

主席在清鄉運動一週年紀念告全國民衆書中訓示吾們：「清鄉先要清心」。這是很重要的提示，我們不應該忽略的。因為我們的清鄉運動，祇恃軍事與政治權力的鎮壓工作，這是治標的工作；治本的工作，還要發動思想的權力，良心的權力，才是根本力量。這些力量，如果能支配着鄉民，才能一棍絕匪共，使之不能復來的。從心理學上觀察，思想與行為，是不能分離的。如果我們祇用軍事與政治權力鎮壓反動行動，始終所有反動思想，也要表現於行動的。那是鎮不勝鎮，壓不勝壓了。語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力服人是靠不住的，這是霸道，不是王道，國父與主席都是訓示我們：無論我們幹什麼事，應該要用我們東方固有精神，這就是王道，用攻心的方法，和平的態度使人明白，這是很易使人悅服的。這就是主席提示我們所謂「清心」的根本意義。

我們怎樣能使人悅服呢？這是很簡單的，凡是彼此處事，彼此相處，祇要破除私見，私利，和私怨，這就能令人悅服。即是具有「公而忘私」的精神，就能令人悅服。所謂「清心」也就是要消除私見，私利，私怨，使大家悅服，大家高興，這樣就能發動彼此的正確的思想與良心的力量。如果能將此力量發動出來，鄉治的工作才有基礎。

中國農村社會最大的弊病，就是一向農村社會裏的權力者對於一般良善的老百姓，大都

是不分黑白地用強壓手段，用欺騙手段致使一般老百姓，望而生畏，敬而遠之，更怒而不敢言。他們的痛苦，的確無處可訴，可憐這些無知的鄉民，他們祇有苦訴於鄉廟中的「土地菩薩」了。我們所常看見的，無論在何處鄉間的土地廟底門前對聯，常掛着「公公十分公道，婆婆一片婆心」。這土地廟門對，就是代表我們中國農村社會的大多數老百姓的內心的切望和請求。因為他們在他們的現實環境中，恐怕找不出他們理想和希望的公道的人與同情的人，所以他們祇有寄托他們的願望於土地「菩薩」了。

我們做清鄉運動的工作人員以及軍政當局，如果我們是以鄉民為對象的，同時要為鄉民着想的，我們必先要把握着這些鄉民的心理，鄉民的情緒與鄉民的切望。這些心理，就是由於他們的困苦環境壓迫中流露出來的內心的呼聲。他們時常要求公道和同情，如果他們能遇着主持公道與同情的人，他們自然是信仰他，服從他，依靠他，擁護他，開心見誠來信賴他，他就是很象鄉民的「土地菩薩」一樣了。

主席召示吾們「清鄉先要清心」就是這個道理。試問我們在鄉間，對待一般鄉民，領導一般鄉民，能否主持公道呢？能否予以鄉民最大的同情呢？倘若我們能把握着這兩點：我們才是做到「清心」的地步。結果，我們所做的是，才可以對鄉民的願望有兌現的。如是我们影響就代替了「土地公婆」的權力了。

的確我們鄉間的老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的環境和他們的生活，都是很純樸，很刻苦，多是從事於農業的生產。他們的希望，也很簡單，沒有別的，祇是他們希求他們能得應有的報酬和能够維持他們的純樸生活罷了。如果他們能得到如此待遇，他們必然是很感激，很滿意了，他們自然感覺着他們所處的鄉治環境，是很快樂的了。

為什麼他們現在如此痛苦？他們總要寄托他們的精神於「土地公婆」呢？這就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沒有對他們主張公道的人，沒有對他們表示同情的人。因為鄉間存在着很多污濁的人物。所以主席召示我們的清鄉工作，他說：「清鄉目的，顧名思義，固在消除匪共，拯民衆於水火之中，然此僅其第一步工作」；又說：「還有一層，清鄉的意義，不祇在確立治安，尤其要改善民生，匪共是治安的敵人，民生的盜賊，固要清除，而那些地面上的土豪，惡霸，地痞流氓，正是與匪共沆瀣一氣的敗類，也都是剷除。那些貪官污吏，驕兵悍將，更是民衆的心腹大患，也要掃除得乾淨」。所以「人人必須有去惡從善的決心，方才能够做到善良吐氣」。但是，怎樣去惡從善？我們從一般鄉民的眼光中，祇要凡能主持公道，與對鄉民真正表示同情的，這就是能去惡從善了，老百姓就要奉他們為生菩薩了。我們相信，一般鄉民這樣才明白什麼是清鄉運動罷。故此，主席說：「清鄉先要清心」？

閒話要塞戰

張雲史

中 央 導 報

(7)

前月克里米亞半島的塞巴斯托波爾港陷落後，筆者曾爲文發表於中華週報第四期，力言現代要塞戰術，與築城技術之發達，影響於

攻防兩者的關係，而希望可以喚起時代新軍人之注意，該文，係側重於軍事上理論，對國防軍資一部份的要塞一般構築法，和影響於「戰略」之「戰術」上之關係，及「戰戰」

「會戰」時之得失，聞發無遺，自問對於軍國經敵，不無少補。特不知現在之修談建築者，對此微末之呼聲，有否一顧盼之價值耳。

原夫今度歐戰，所謂馬奇諾陣地也，所謂基輔，敦得薩也，所謂杜白魯克地，所謂羅斯托夫也，皆演敵我兩方之攻防作戰，而饒有戰史價值者，除塞巴斯托波爾攻防戰，略足以比美前次大戰之凡爾登戰紀外，其他均未足以言要塞戰，即最近羅斯托夫之陷落，亦不如去年浴血之激壯，而近數天列甫格勒之圍攻，也不過是德軍一種助

攻之作戰手段，實無新奇戰法以啓示吾人，今度筆者，再來閒話要塞戰法，係含軍事之專門理論而論及其它，以作前文之餘響而已。

所謂世界上許多難攻不落之要塞，每自謂其爲金城湯池，可使敵人無法得越雷池一步者，但事實上每每適得其反，其故安在？我以爲可在下面來解釋：

當一九〇四年日俄旅順要塞的攻防戰，與夫令人聞而酸辛的第一次凡爾登要塞戰，雖已成陳迹。然而今度的歐洲大戰，曾被人侈稱，膾炙人口，非祇用圖片來表示它的外部，甚且將內部的組織。也不惜附以解剖圖的馬奇諾陣地。竟然給德軍先來一個閃電戰術，繼又用上第一種的新奇兵器強熱液性炮彈，便不旋踵，而暴露了這「世紀之醜態」出來，吾人不暇爲法國悲，而對此前車之覆，不知改善。繼而不禁又爲英國笑也。

在去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

爭揭幕後，世人認爲有近代裝備而帶有永久築城性的「香港」且楊慕琦港督，也曾狂言過：「我們有半年的彈藥和糧食，我們是以英國的名譽來死守這陣地」的香港要塞，在日軍不過是用十八天功夫，便白旗招展以迎降。

同時馬來半島方面的設堡陣地，馬尼拉大據點的關島，韋克島，和著名的新加坡軍港，也一一對於「難攻不落」的四字標幟，爲空頭票底支付，而張張給日軍擄毀了。觀此，世間軍事專家所侈談的難攻不落的要塞，而終於逃不出陷落的命運，其理由何在？吾人可用一曾以蔽之曰：戰術最高之原則是「防者不能永久作勝利者」而已。無煩贅辭的來說，攻者方面，每有較要緊的防軍有更新奇的武器，這是顯然的事實，同時，也是應具備之條件，然而最要緊之條件，還是有形之戰鬥要素而外，還須具備無形的戰鬥要素，換言之，即精

神上之勝利，還勝於物質上之優勢。即是有旺盛之攻擊精神，和由於訓練培養出來的必勝信念，結果在肉彈衝鋒之前，每能對這難攻不落的任何要塞，也能使之陷落，馬奇諾如是，香港關島也如是，而在一九三九年業已完成，耗上十數萬萬元建築費的新加坡軍港，也逃不了這個定律的。

因爲這次歐戰，反軸心國方面的要塞戰法太脆弱了，沒有可談的，所以我們還是追溯戰史，而一探時昔日有價值之要塞攻防戰，因爲任何戰術原則之發明，皆從此許多血汗之教訓以得來的。

當日俄之戰一九〇四年八月十九日，日軍開始對旅順爲第一次之總攻擊以來，第二次爲十月二十六日，第三次爲十一月二十六日，由酷暑盛夏，而至秋風蕭瑟之長期間，用盡了一切的力量，反覆施行總攻擊，可是對於旅順的壁壘，還是絲毫無損，其後乃木大將所策定的

攻城計劃，是集中在二〇三高地（後改稱羅山）一點，經過了二〇三高地的泥土可以作成紅色染料的浴血爭奪戰後，終於十二月五日，佔據了該高地了，因得到了控制的二〇三要點，而明年一九〇五年（即明治三十八年）元旦日，俄軍開城投降了，費了一百三十五日的攻擊時間，實際陣亡者一萬五千人，傷殘者三萬人，在昔年殺人利器還不似今日的進步時，這數目也够可觀了，所謂乃木大將詠二〇三高地詩：男兒立志陷天關，血染征袍戰復戰，鐵血羅山山形改，萬人齊向兩靈山。便可知當時情形的悲壯了。

吾人所知的常例，是每度戰爭，必有新奇的兵器出現，而尤其是要塞之攻防，每因防者築城技術之進步，而攻者必多方設法，發明新利器以摧破之，此為不易之原則，旅順要塞，第二次總攻擊的開始，是日本軍初次使用機關槍來作戰的嚆矢，而十月一日新運到的二十八生的海岸要塞砲，對旅順發出第一彈，也是創舉，原來這二十八生的底榴彈砲，原是對付敵人海軍來使用的，誰也料不到反轉來作攻城之用，所以當時俄人的旅順築城，未

及考慮到對付此口徑砲之防禦：故能一舉而成功，後來德軍師這個故智用四十二生的「大百担」（砲名）以對比利時列日要塞攻擊而成功，便是取法於此的。

又在當時，新發現的塹壕砲！迫擊砲！施行試射之結果，成績甚佳，也分配在旅順周攻軍使用，據稱這還是世界使用迫擊砲的濫觴云。

凡爾登之攻防戰，是開始於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清晨四時，德國是太子的第五軍，統帥了七個軍團，用十四吋口徑的砲彈，命中了凡爾登城內的大塔正宮殿，成爲這浴血戰的第一個信號。以後凡經二百五十日的長期間，兩軍的陣亡實數，據事後精密的統計，是二百六十七萬八千七百三十二人，而德軍佔了三分之二。

德人爲什麼不願這樣大犧牲來一味硬攻這要塞呢？毋須細說的是衝破了這要塞，對作戰上獲得了旋回軸，而影響於雙方大軍團之運動。同時攻略了凡爾登，並非是主要之目的，而德人尚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存在也。

正如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發行之「倫敦」雜誌所說：「德軍之必欲摧毀凡爾登，並非是一定要奪取，也不是企圖衝破協約軍第一線的間隙，又不是企圖由這間隙打破後以圖進出。完全是想壓倒敵人，使法人戰意銷沉，因爲德軍知道法國必

出任任何代價來非死守這要塞，爲着消滅敵人的戰意，同時在戰略上也有利而無此的。」這很可以窺到當年德軍攻擊凡爾登的動機，不能因失敗而忽略了德軍毀法人戰意上精神的成功。

由於難攻不落之要塞陷落，使國民和軍隊的意氣銷沉，不祇是凡爾登之戰，直視今度大東亞戰爭，關於香港，新加坡，馬尼拉之巴塘和關島，又如北非的杜白魯克，和德蘇方面之塞巴爾托波爾和羅斯托夫，皆可以證明反軸心國的敗退，是將由此動機。

在要塞戰法的關係上，我們如果試一考察歷史上戰史的變遷陳述，使我們知道，由個人戰鬥，進而爲集體戰鬥，換言之，即是點與點的戰鬥，變而爲圓陣與圓陣的戰鬥，又變而爲方陣與方陣的戰鬥，更進而橫隊戰術，疏開配備，加長縱深，散兵隊而進於數線陣地，運動戰而變爲陣地戰，這交相循環的戰爭史迹當中，要塞戰乃是這歷史演進之中期，從陣陣和方陣中考出來。

即要塞可以說是把進擊速度變作零，而極端的強化了防禦兵力的，反之，機動戰或追擊戰，是把防禦力犧牲，而極端的增加了進擊速度的鏡這樣，要塞戰乃和機動戰不同，並沒有像機動戰那樣地風馳電掣般銳利可言，所以會生出攻防的困難性和持久性來。

因爲要塞並非任何地方都可以構築的，而且在要塞內而使用了多數兵力，這是不免於本末倒置了，因爲要塞原是用強固的防禦力來代替了兵力，這才算是永久，或半永久的築城，因爲它是利用無數的財力物力，與時間，應用最新的科學精神與技術，更花耗了平素無數的龐大人力，構成此永久不落的設施陣線，以備一旦有事之秋，來節省國家許多的兵力，最低限度，也應給予國軍相當時日之利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要塞大都是採用無數重點，作中心的圓形要塞方式，可是隨着時代之演進，而戰爭形態也跟着變化，自從推行廣正面之戰鬥以來，國土的廣狹範圍，愈被重視起來，遂出現了萬奇諾和齊格非的，蜿蜒如長蛇的要塞線，且由於強有力的科學兵器出現，和現代航空戰術的發達，潛水艇之進步，因之陸地上要塞，又有把主要戰鬥機關，分爲疏散配備，而海岸要塞之青蛙式堡壘，以防備蚊子艇之偷襲，各國用盡所有之手段，以圖改善，以對抗攻者之出奇制勝，今度塞巴斯托波爾之攻防，可惜者是祇在陸正向進攻，而海正面之戰法，始終未見新奇事物之發現，我們再來拭目以候直布羅陀和亞力山大之陷落，又來正視高加索方面的浴血戰鬥吧？



印度問題再登場

明 父

甲：自從日軍攻入緬甸以後，如何保衛大不列顛寶庫——印度，就成為英國提心吊胆的問題，記得本年三月，克里浦斯以英掌璽大臣兼下院議長之尊降格赴印，和印度領袖幾次三番接觸，結果，碰了一鼻子灰，悄然返英。最近新德里消息，印度不服從運動又將廣大展開了，大概英國又到了手足無措的時候，不過，英之對印，祇有兩條途徑可循，一是握手，一是拔出利刃來，這是過去英國治印的政策，我不明白英國此次對印，何以不任擇一途而行，而弄得這樣頭昏腦脹呢？

乙：你過於忽視統治者的時間和空間，所以有這樣見解，其實英國統治印度的時候已成過去，印度空間也非復英國所有了。要知道三個多世紀以來，英國是怎樣統治印度的？他一方面用縱橫捭闔安定世界的舊秩序，維持大不列顛殖民地的神經系統；一方面用高壓與懷柔手段，去適應因時而異之統治方式。試想，如果世界舊秩序根本動搖，那麼大不列顛殖民地神經系統必告分離，自然，被壓迫了幾百年的印度民衆都因時機而抬起頭來了。一九三九年歐戰開始以後，英國首先喪失了他的威信，一九四一年大東亞戰爭爆發，英國再喪失其遠東殖民地。於是，「印度問題」隨大不列顛帝國之瓦解而高漲，及至日軍陷緬甸首邑，「印度問題」同時參雜了英對印防衛問題，如界英國對印度拔出利刃，則勢必引起印全民積極與消極的反抗，故在防衛手段上，英國暫且不能不百戰百勝，以搦手方式求謀印度問題之解決，可是英國這點弱點已暴露，在印度領袖與全民之前，英國雖然重新戴上和善面

具對印人伸出「親密之手」，但印人輕易仍不敢領教。這即是說，今日之統治印度問題，已不為三年以前之易於措手，怎敢英國不手足無措呢？

甲：在本年三月克里浦斯對印談判以後，「印度問題」沉寂了許多時，為什麼不遲不早到現在才再登場？

乙：其實由三月到現在，印度問題並沒有沉寂，譬如外面是靜的，內面還是動的，克里浦斯對印談判，不特沒有結果，而且弄得更僵，克里浦斯的「與印度領袖會商之草擬宣言」，實可代表英國政府最近統治印度之新見解，這宣言包括三項：

(一) 戰事終止以後，立即設法在印度立一選舉團體，為印度擬定憲法；

(二) 印度土王各國，亦得參與於編憲團體之內；

(三) 英國政府將立即承認並補充此項憲法，附以下開各條：

(1) 英屬印度各省，不願承認新憲法者，仍保持其現在之憲政上地位，若將來自願加入，亦可照行；其不願加入之各省，英國政府願另定憲法，使其地位與印度聯邦完全相同，其編憲方法亦與相類。

(2) 編憲團體與英國政府訂約，將英政府移交責任之一切事件，包括在內，訂明保護人種及宗教上之少數民族，但印度聯邦決定，將來如與英國其他自由邦往來，則約內並不限制。

這種不從印度現實着眼不着邊際的方案，完全離開了印度全民的要求，所以印度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四月一日，決定了反克里浦斯方案態度，保持其三點理由：

(一)拒絕英國代負國防之責，此點(拒絕英代負國防責)為建議中最
大缺點；

(二)該建議與國民大會為統一印度而奮鬥的初衷相反；

(三)該建議雖允許印度代表有判定憲法之權，而於憲法制定之後，
各代表又可反對或脫離之。

「三月談判」雖然失敗，但印度宗旨抱持迄今。

甲：那麼目前印度問題之再登場，大概根源於此三點理由出發吧。
乙：反克里浦斯方案之三點理由，以拒絕英國代負國防之責為最主
要，這也是英國所以轉讓殊角不談此點的原因。印度領袖如果放過這一
點，則英軍得默許增駐重兵在印境之內，自然增大了印境內戰爭因素，
那麼印度的立場，竟和緬甸馬來等殖民地色彩相同，這不是印人所企望
的；其次，英國如果在印度得有防衛權，則印度人將被徵發，這又使印
度回復到被驅役壓榨的地獄。所以印度人堅決反對一點。

甲：如果英國置之不理，蘇維爾仍舊嬉皮笑臉地在印度佈防，那麼
印度的「反對」有何用處呢？

乙：所以印度必須有所表示，在三月談判決裂以後，國民會議派領
袖即表示英勢力該退出印度，如最近在七月十五日，甘地會見記者團時
，曾表示：「若英國能够善意退出印度，我可以諒測此事決不致引起混
亂的變化，同時並當集合賢明人士，共同協力樹立臨時政府，並當產生
新政黨來補助此不足，國民會議派和其他黨派，應該自動解散，今後的
自由印度，究將參加何方面之軍事行動，或採取非武力政策，這時我不
能明言，但我若能能够倡導印度之非武力方面，那麼我一定採用此方策」
。甘地這一個表示是較為軟性的，因為甘地已考量到印度自由後之機構
問題，無論何如，還是印度尊重英國的表露，至於甘地所言「若英國能
够退出印度」，究竟是軍事退出印度？還是政治退出印度？甘地所指大
概是後者，如果這樣，則甘地的主張還認英軍的防衛權，還未必能為
印度其他黨派所完全贊同。甘地對記者團的表示，原是為解釋七月十四
日全印國民會議派執行委員會之決議，七月十四日之決議主旨是這樣：

「吾人要求英國勢力退出印度，並非要求英國軍隊及英商撤退，乃
要求英國政治權力讓予吾人，若英國好意接受，則印人自身樹立臨
時政府，將來亦將維持與英國之友好關係，萬一英國加以拒絕時，
則會議派為擁護印度國民之自由及權利，決在甘地之領導下，採取
非暴力之抗爭手段，至於印度臨時政府之設置，係網羅印度各階層
代表，先設置憲法實施委員會，以制定為印度政府及印度各階層所
接受之憲法。」

這個決議是準備送交八月七日在孟買舉行之全印會議派委員會作最後承
認的。

甲：照這樣看來，決議文之內容實在和反克里浦斯案三點之初衷相
違背，這可說印領袖態度漸漸軟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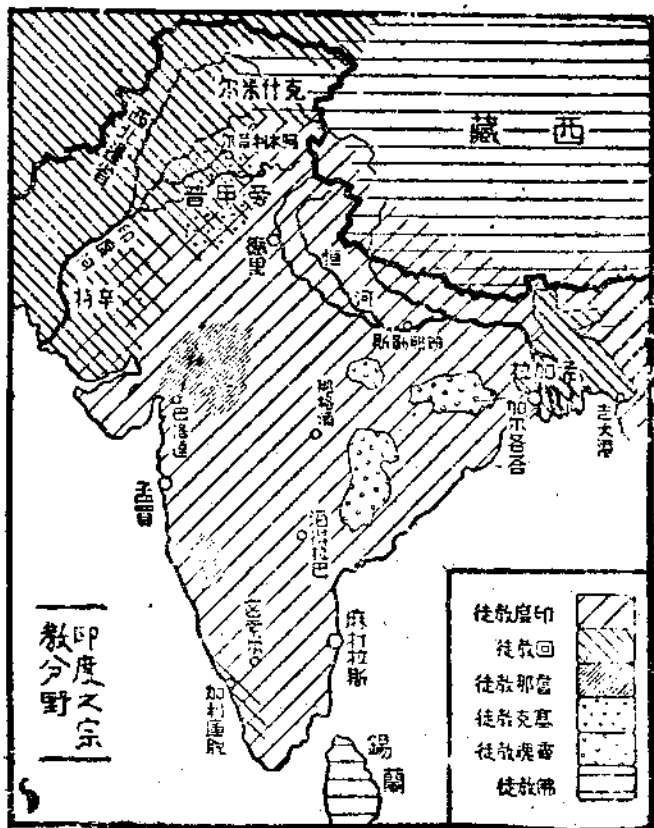
乙：大抵甘地的意見，仍站在迫不得已避免流血方面着想，如果英
國政治勢力完全退出印度一層能够完全辦到，則甘地還希望政治力能够
支配軍事的，所以甘地說：「今後的自由印度，究將參加何方面之軍事
行動，或採取非武力政策，這時我不能明言。」這是對決議文很重要的
解釋。在印度局勢無法打開的現狀下，先求英國政治勢力退出印度，再
驅逐英國的軍事勢力，未嘗不是一個緩衝辦法，換句話說，先肯定了英
國的統治，然後否定英軍駐屯印度的權力，則英國勢力之總退出，自然
是隨着政治問題解決而來的。至於印度其他各黨派領袖，雖在有對決議
表示異議者，但大體是獲得贊同，現在把其他各領袖對七、一四決議的
態度表露於後。

尼赫魯(印度會議派執行委員會領袖)：「印度將來以不捲入戰禍
之見地，努力開發產業，余信此貢獻各國者，當甚巨也，吾人不願受別
國之干涉，謀使印度為印度人之印度。」

阿薩特(印度國民會議派議長)：「會議派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案，
與過去印度國民所要求者，并無相異之處，該案主要目的，係為使印度
防衛增強，且鞏固印度之獨立，會議派為防衛印度，故須假借軍隊，國
民會議派對此事已充分認識，甘地對此項見解，亦以為是，余觀察毫不

躊躇，謀樹立印度徵兵制度，但英國勢力之存在，實為余等主張之障礙。

辛那（回教聯盟總裁）：「甘地近曾聲明，渠為要求英國退出印度，將展開一大運動，但同意英軍為防衛印度而駐屯印度之事，甘地所言回教徒依賴英方，英完成實行回教徒國巴基斯坦之目的，此言似在攻擊回教徒，我人要求者，在為印度教徒及其他整個印人實現獨立，甘地所



旨之獨立，保備站在全印會議派立場所倡導者。」

縱觀印度各大黨派之意見，則英國政治勢力退出一層是同意的，而英國軍事勢力駐屯一層，不為回教徒所贊同，現在的問題是：印度能否在脫離英國統制（至少印度已有政治獨立的形式）之後，能堅決採取其軍事態度。

甲：請一解說英國方面對此的見解。
乙：當七、一四會議決議以後，倫敦方面即表示無放棄統治印度的意思，這是說，英國對於政治勢力完全退出印度一層，還持異議。不過，這是一種最初的還價方式而已。據巴黎爾報消息，英方對印度問題不能妥協的理當，計有兩點：

（一）印度之獨立，須於協約國將共同之敵打倒，印度國內宗教與政治上之對立解除後，始能容許；

（二）先時克里浦斯對印妥協案，乃表示英美最大限印度之讓步，然於最近印度之趨勢，就不容許使英國提出新案。

到八月初，印會議派集會時期已迫，英官方不能夠再緘默，故此克里浦斯特別發表廣播，要求美國協助，約略表示：英國所取之方針，與美國之方針，皆在防衛印度，但甘地及其他會議派之領袖，持有異議，會議派此舉，不特使印度陷於危機，且使聯合國作戰潮於危殆，若英美漠視此種策動，則必無良好之結果，並要求美國支持解決印度問題，隨着克里浦斯的廣播，印度事務大臣愛梅立，訓令印督林別斯古，着嚴重監視甘地之行動。

甲：這樣看來，英國實根本否定英政治勢力退出印度了

乙：英國現正試圖用高壓手段解決印度問題，但即領袖對於決議之執行，已早有準備，這就是「不服從運動」。

甲：「不服從運動」究竟有什麼新的特質？

乙：「不服從運動」是繼「不合作運動」之後的一種新的消極反抗運動，「不合作」是印度人對英國人不合作，而「不服從」則在不合作以外更見積極。現在，印度已經草擬有不服從運動之實施計劃，如果普遍實行，那麼英國想在印度徵發一切，必遭受最嚴重之打擊，譬如徵發軍隊，印度人不服從當兵，開發資源，印度不服從服役，動用勞工，印度人不服從工作，於是，全印度的機能靜止，這是英國所不能不提心吊胆的。所以如果印度一展開不服從運動以後，英國的彈壓舉動必然展開，那時英印武力衝突將見之於世界了。

甲：據最近報紙消息，英印問題已緊張異常，正如山雨欲來風滿樓，局面終有一天展開的。

乙：其關鍵則在八月七日之全印會議，因為全印會議勢須決定印度的態度。

誠然，全印會議之決議，將為全印民衆對英鬥爭之據本，所以英國在印「不服從運動」未成事實以前，實行撲擊全印會議之機能，如八月四日，印度總督突然將甘地在四月廿七日向執行委員會提出之對日交涉原案及關於該案之討論內容發表，這就是英國圖離間印民對甘地之感情的一種手段，至於甘地之提案內容，又不能不予以相當注意的，其大要如下：

(一)據執行委員會之見解，認英國已無防衛印度之力量，且亦未能得印度各政黨及一般國民之信賴，而此種不信賴，迄今且已未變；

(二)日本並未對印度作戰，而為對英國作戰，故印人之參加戰爭，並未得印度國民之同意，僅為英國單獨之行動而已；

(三)為求印度之解放，其第一步將先與日本交涉；

(四)英人如從印度撤退，則印度當以自力防禦外敵之侵入，乃英人以保護印度王侯為名，圖作蹂躪印度之藉口，故英國之將繼續壓制印度，已於此可證明；

(五)本委員會當保障印度對於日本，及日本國民以及其他方面，並無何種敵意。

英國之發表甘地原案，其目的在求離間印人對甘地之信仰，然自發表以後，反引起全印之注意，據八月七日以前印各黨派對甘地提案之反應，大體是良好的。據孟買消息，執委員會於八月五日授權甘地與印度總督政府交涉，實行決議事項，故此印度全民團結的前途很是樂觀。

總之，全印會議將決定印度之「不服從運動」之方案以為英印決裂後之準備是無疑的，「不服從運動」可以說得是印度的新國民運動，具有非武力運動之形式，實在是印度獨立運動的最後武力，當前印度之生機，在能洞察國際局勢共同取不屈不撓的態度，絕不退讓，同時確立印度獨立自由的宗旨，不出賣全民族以謀取個人的地位。

甲：你說印度洞察國際局勢，大概印度問題和國際的關係還依存很深吧！

乙：這一點，應該分開兩方面來說，第一，是英國壓服印度的力量問題，如果英國決心用武力對待印度，則英國必須即時運用全力去壓制印度，還很明顯的，英國如果在印度展開大壓制手段，必須動用近東兵力，這是整個的問題，所以克里浦斯對美國的呼籲，是有許多含義的。美國如果能派遣遠征軍去替代英國的任務，則英國當然可以先安定印度，美國如果對印度問題袖手傍觀，這是英國所不敢輕舉妄動的。第二，是防衛印度問題，日本壓制印度的形勢已經完成，隨時可以進攻印度，故此印度問題之展開及發展結果，與日本進攻印度很有關係，假如，在英國壓制印度的時候，日本也展開對印度的攻勢，則英國如何去處理印度的變化呢？故此，國際形勢，也可以決定印度問題。

甲：這樣說來，由印度問題或許會牽涉到國際局勢之變化也說不定的。

乙：當然有因果關係，何況印度處在大東亞戰爭中是立於重要地位，在東亞新秩序建設上，印度又為重要的一環，即是印度問題是要等待印度自身去解決不能等待英國態度來解決，無論如何，印度是戰火包圍下的一顆未爆發之炸彈，隨印度問題之決定，國際局勢必有很大的波動。



文藝之宣傳性與表現手法

汪文海

宣傳工作，雖然有很多方式，但，文字宣傳常被廣泛的採用，這因為文字宣傳能夠適應各階層對象，而取不同的表現方式。譬如文藝，就是文字宣傳中一種，為易於獲得讀者欣賞的部門。

過去的一般文藝作品，作者擷取題材和表現手法，都有不同的作風，但一用於宣傳，就以為是屬於一種「政治工作」，少不免在取材各方面多所牽就，所以作品會夾上些政治術語和口號，站在文藝意識之暴露一點來說，這是應該的，但作品之產生，要常常考量到接受對象之反應，雖然是以宣傳為重心，可是在文藝之表現手法上，却以不顯露其宣傳色彩為宜。

文藝的宣傳作品，除帶有獻詞或記事式的以外，在「風格」方面，最好是採用側面暴露法，如要描劃共匪的殘暴，那麼描寫一個被共匪執行非刑的農民之實況，在這種幕面上盡量

渲染，雖然沒有加上一種宣傳的口號，但讀者已經覺得共匪殘酷行爲的可怕了。即是說，文藝的宣傳，「宣傳性」可以不必帶得濃厚，尤其是正面暴露，更應該注意讀者對象，過於主觀與嚴肅，反會喪失宣傳效能的。

小說與劇本的創作，倘能以暴露性的手法出之，而滲雜民間趣味，至少可獲得大多數民衆的同情，而不致增加作品之枯燥無味。有時整篇文藝作品中，把握得描寫人物一兩句有力對白，那麼宣傳效能，不知不覺收效了。當一篇文藝作品產生，常常要問：「會不會深入讀者思想中？」

關於文藝的長篇作品，更應該把握一個表現的中心，如果讀者把一篇長篇小說讀完以後，抽一口氣說：哦！原來如此，那一個主角歸宿是這樣的，那一個主角手段太毒辣了……讀者都能够記憶出來，無疑的，這作品是成功的。

了。讀者想像小說裏的人物，就會想像小說的背景，甚至去考證當時的人物，這是長篇小說的長處，也是長篇小說表現手法的難處。

我們知道，有許多長篇小說，如果讀者是沒有耐煩讀下去的，這是失敗的作品，要想在這些作品中，收得宣傳的效能，真不容易，其實照一般普通讀者的心理，冗長的文字大多不喜提前閱讀，反之，簡短的作品每想先觀為快，文藝作品也可以利用讀者這種心理，如隨筆，散文之類，是可以把握多數讀者的，那應把宣傳的中心意識，滲入作品裏，往往很容易抹去牽強堆砌的痕跡。

總之，文藝是文字宣傳的有力部門，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對於文藝的表現手法的抉擇，更應該格外注意，雖然是以宣傳為中心，但不能過於暴露其宣傳性格，在表現手法上要考量到讀者的欣賞心理，那麼，中心意識會在讀者的興趣中自然求得的。

反個性的表演

陳大悲

大概在二十一年以前吧，俄國的劇場藝術家司丹甫斯拉夫司基率領着他的莫斯科藝術劇場全部演員遠征歐洲各國，都博到一致的好評。後來到了美國紐約，演出於某中級劇場之前，由美國戲劇協會邀集紐約所有的「捧角名家」，「評判權威」，準備為莫斯科藝術劇場的演員做捧場的文章。

在介紹兩談的茶話會上，某「評判權威」向司丹甫斯拉夫司基發問：

「請問，哪幾位是貴國的大明星？」

經譯員翻給司丹甫斯拉夫司基聽了之後，他就微笑搖頭說：

「對不住得很！這一回同我來的伴侶們都是同等地位的演員，而沒有一個是明星！」

這一羣金圓國劇界的權威們於是乎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有發肩一笑的，也有啾啾私語的，多半是對這個劇團表示絕望的態度。

司丹甫斯拉夫司基便很謙和地回問那位權威：

「先生，你以為我們必須選出一兩個明星來嗎？」

「是呀！」那權威傲然地回答說，「比如說吧，貴國如果有一位男明星或女明星，你們

就可以把他的名字，像巴列摩亞和娜濟摩娃一樣，在你們的劇場的大門前做一塊很大的電燈廣告，並且把他的各種姿態的像片交給我們，由我們送交各種日報和期刊去發表。我們的筆鋒也可以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大捧而特捧。這樣纔可以引起紐約大多數的看戲人注意呀！」

譯員翻給莫斯科藝術劇場的男女演員們聽了之後，有的忍不住地失聲而笑，有的抿緊了嘴唇不敢作聲，看司丹甫斯拉夫司基怎樣地回答這位權威。

司丹甫斯拉夫司基却不慌不忙地搖搖頭說：「這件事礙難遵命因為我這一羣伴侶們，連我也在內，大家都是半斤八兩，沒有一個人的藝術能够高出衆人之上的，而且我們常常交換各人所担任的角色，和貴國的情形完全是不同的。還有一層，我們俄國的演員們都不喜歡『明星』這個稱號；因為俄國有句老話，叫做『星愈明，天愈暗，』(The brighter the Star, the darker the sky.) 所以俄國人是向來不歡迎明星的。」

於是乎他把他們遠遊歐洲各國的貼報簿翻出來給這些權威們看，只見那些廣告的銅圖上面都顯著兩個人以上的側影或背影。權威們又

相顧失色地表示絕望，只有少數的後進權威向他們瞪着驚奇和懷疑的眼光。這個茶話會就是這樣地不歡而散了。

在某中級劇場連演了幾場之後，那些權威依然抓不到應當受「捧」的目的物，所以他們的劇評文字幾幾乎無從下筆。

可是，紐約的情形並不和我們的南京兩樣，口碑的力量畢竟是會超過宣傳的。三天之後，看莫斯科藝術劇場表演這件事竟會變成紐約人最時髦的一種行爲了。於是乎從前給司丹甫斯拉夫司基管過閉門羹的幾位大戲院主人現在居然也大親光臨，專誠來拜謁他了。當然的，司丹甫斯拉夫司基並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

再過幾天之後，這種「嶄新的劇場藝術」漸漸地在各日報和期刊的劇評欄中被誇讚起來了。但是，這些專捧一兩個明星捧慣了的權威們始終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而那些尚無權威的美國劇場藝術研究者們却各著專論，分投到美國各種藝術的期刊上，把這種反個性的表演藝術介紹給美國的劇壇。

「反個性的表演」就是——「演員無個性，以劇中之個性為個性的表演。」

凡是研究過戲劇和電影表演藝術的朋友們

大概都記得吧？演員是拿自己的身體來做表演藝術的工具的。這就是表演藝術比衆不同的一個特點。因為他種藝術所需要的工具都是物，如樂器，繪具之類，而表演藝術所需要的却是人——人的身體以至於人的靈魂。

因為這個緣故，在傳授表演藝術的教室和實驗室裏，每一個學習的人都應當從最初步就歷練種種不同個性的角色。

故都和上海至今還有幾個專授皮黃戲的戲劇學校裏——就是從前所謂的「科班」，如「富連成」等——他們和他們的前輩們也早已領悟到這一層了。他們在初步訓練期中，每一學生對於每一劇中的生，且，淨，丑，諸般角色，無所不學。學過一年兩年之後，纔逐漸分門別類地各據自己天賦所最接近的一行去做專修的功夫，例如胖童只配學淨角，而瘦童只配學丑角。因為他們鈎臉用的所謂「臉譜」，雖然也能在各人所有的先天的缺陷上略施補救，如肥臉鑿成瘦，瘦臉鑿成肥之類，但是比起現代的油彩化粧術採用各種化學的材料，能把每一個人的臉部成爲至親莫辦的「劇中人化」，就要相差億萬里了。

只有那些不知表演藝術爲何物的妄人們纔

會大言不慚地向人表示：「唉！可惜這個角色與我的個性不合呵！」

在上海的電影圈裏，在上海的影評和劇評裏，你也可以常常聽到諸如此類的推托話，他們却忘記了一個演員既然以自己的身體爲表演的工具，當然談不到他自己的個性。換句話說，就是我已担任了某一角色，就應當把我個人的個性暫時安置在一邊，而將劇中人的個性充分地把握住，予以澈底的分拆和揣摩，然後像巫師召請神鬼附體那樣虔誠地把劇中人的靈魂（假如這個劇本真是有靈魂的話，好的劇本當然是每一個劇中人都有他的靈魂的）引進自己的軀壳，讓他有使用我這整個軀壳的絕對權。能够這樣地做，這個人纔配被稱爲一個「表演藝術家」或是一個「好演員」。「你想，我們幾會聽說、這一隻鋼琴只宜於彈悲哀曲調，而那一張宣紙只宜於畫人物而不宜於畫山水呢？

所以，一個配當得起「表演藝術家」稱號的人，他所表演的多半是違反他個性的表演。完全適合自己個性的表演壓根兒就不配稱爲「藝術」。「你把一個賣報的童子雇用到舞台上大喊賣報紙，無論他喊得怎麼樣地逼真或「寫實」，你總不好意思尊稱他一聲「偉大的藝術家

！」吧？

每天跳上台去，用着永不走樣的聲調，渲染一些大同小異的「化粧」，無論在那一劇中只顯出一個「他」來，這樣的名角，在文明戲台上，在揚州戲或是紹興戲台上，很容易吸收一羣「不識不知」的擁護者。他每天所表演的是各個不同名稱的戲，但在實際上他所表演的只是他自己的個性。劇中人的個性，劇中人的靈魂永遠不會附到他身上去的。這樣的人雖然在當時和當地也能擁有廣大的羣衆，但在藝壇上却是永遠沒有他的地位的。

在中國藝壇上，筆者曾經見過兩位前進的藝人確是能够參透反個性的表演之真諦的，一個是在「紹蟬」史劇影片中担任董卓一角的顧而巳君，一個就是七年前在上海金城大戲院表演「賽金花」中李鴻章一角的金山君。這兩個藝人在表演的時候，真像神鬼附體一樣，整個兒地不是他們自己了，連他們的至親好友，如果不是預先知道的話，也決不能辨認出他們來了。這樣的表演纔是真的「反個性的表演」，或稱「劇中人化的表演」。

希望未來的劇壇和影壇多產生幾位這樣多才多藝的表演藝術家，尤其希望寫批評文字的朋友們多多注意到這反個性的表演。

餘生

(四幕劇)

(續)

韋瑞生編

中 央 導 報

太：我自己？歐太太，你錯了。第一，無論是誰，我都不禁止他到我家裏來，第二，就算我對於田先生沒有好感，但是，至少也沒有惡感呀。

歐：你對他是，……無可無不可，對不對？

太：對了，無可無不可。

歐：說到這兒，我要對你直說：你不是沒有先見之明，就是太沒有私心了。田先生不是很有錢麼？

太：是的。

歐：他已經過了五十歲罷？

太：早已過了。

歐：他現在沒有女人，也沒有孩子麼？

太：沒有女人，沒有孩子。

歐：他沒有姘頭麼？

太：姘頭？田先生爲什麼要有姘頭？

歐：不要笑。聽我真正正經的說。現在，有一筆沒人接收的遺產

，馬上就可以到你身上，假使你願意對這個老頭兒表示一點感情。

太：歐太太，我不懂你說的話……

歐：那又有什麼難於明白的呢？你知道，乾兒子乾女兒不是也可以承受遺產的麼？你要是肯把你的少爺或位小姐認了他做乾爹，討得他的歡喜，那將來的好處，不是很明顯的麼？

太：你的話倒也不錯。我等一會替你介紹，把你的習藝器他做乾爹好不好？（兩人都笑。阿福上）

福：太太，羅先生來了。請他到這裏來呢，還是在那邊屋裏坐坐？

太：歐太太，我們到房裏去罷。我新近買了幾件傢具，請你去看。看買貴了沒有。

歐：好。

太（對阿福）：請羅先生進來，在櫃裏稍微等一等。（玉太太歐

太太進內室）

景五：阿福，羅乃器。

福：羅先生，請進來，請坐。我去告訴大小姐。

（羅乃器一人坐候，阿福退。）

景六：羅乃器，佩貞。

羅（舉起一卷歌譜）：小姐，你的著作帶來了。

佩：謝謝你，給我。

羅：印得還好，可惜把你的大名漏掉了，不過，這也不要緊，可以填上去的。

佩：請你不要說出去。

羅：爲什麼？你這一篇歌譜，極有精彩，極有趣味，稍微帶一點兒傷感的意味。也許你作曲的那一天，頭腦有點不大舒服罷。

佩：我們把它印出來，是因爲它有印出來的價值呀！

佩：羅先生，我預備把它藏起來，不對別人說。

羅：爲什麼？

佩：因爲我年紀還小，不要讓人家罵我想出風頭。

羅：真是年青小姐的心腸！

佩（看歌譜，把題目唸得十分清楚）：「臨別曲」……，先生，你不要奇怪它帶着傷感，我寫它的時候，心裏的確很悲傷，因爲我親愛的小妹妹不久要出閣了，我們捨不得她，她也捨不得我們呀！

羅：老實說，這件婚姻對於你沒有什麼難過麼？

佩：什麼？

羅：我想，歐習藝應當向大的求婚，不應向小的。

佩：這句話錯了。他和羅貞恰是一對璧人，可是跟我呢，却並不怎麼適當。我有我特殊的興趣，我結婚愈遲愈好。

羅：你只要作曲。

佩：這句話對了。我只怕有人鎖起了我的鋼琴，只怕有人禁止我

去戲院聽音樂。

羅：大小姐，誰能够禁止你？

佩：媽媽，她發脾氣的時候。（稍停）

羅：你覺得最近開映的『亂世佳人』那張片的女角怎樣？

佩：好極了，我佩服她到五體投地。

羅：我看，你也有資格可以去做女主角呢！

佩：我麼？我眞的能够去做電影明星？

羅：爲什麼不可以？女角漂亮而有表演天才的並不多，像你這樣的天才，一定可以得到大眾的歡迎。

佩（冷靜的）：不必空想了，我還是在安分學習你教我的功課罷。

今晚酒席上，麗貞的婚約也要宣佈了。

羅：眞的麼？那我要恭喜她了。

（歐太太，王太太進來。）

景七：同前，增歐太太，王太太。

歐（自言自語）：我想他們兩人一定同來。（佩貞上前去歡迎她們。）

太（換了一件綴着珠寶的新衣服）：羅先生，對不住，叫你等了

許久……我這套衣服不討人厭麼？

羅：華美極了，光彩極了！

太：我覺得珠寶戴得多了點。——是歐太太勸我戴的。

羅：不算多，不算多。昨晚朱局長的太太請客，身上戴着價值六萬塊錢的珠寶呢。

太：六萬塊！那麼我應該把家裏所有的都戴起來了。（淑貞麗貞進來）

景八：同前，增淑貞，麗貞，阿福。

太（向佩貞）：你爸爸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回來。

麗（對歐太太）：伯母！習義沒有同你來麼？

歐：習義這孩子近來忙得很。我不能誤了他的辦公時間呀！

太：我猜想他再歇一會就娶到了。歐：不會這樣快罷。也許我的兒子和劉樂亭科長一同出來，在我家裏等候李軍長呢。

（阿福入，報告：『田少東先生』，即返出。田少東上。）

景九：同前，增田少東，阿福。

太：田先生！好呀！

田（用絲絹揩眼鏡，深深一躬。）

王太太！恭喜恭喜！

太：田先生，勞動你到這裏來，眞是不敢當得很！

田：王太太，不用客氣，我們都是自己人呀。

太：請坐！請坐！

田：好，好，等一會。（咳嗽）我先來應應你們今天客廳的布置。

（咳嗽）王太太，你今天忙得很罷！（咳嗽）

太：沒有什麼。你的身體不大舒服麼？

田：不過受了點涼，有幾聲咳嗽，我今天早晨吃了幾片藥片。還是預防一下的好，眞的生起病來，就麻煩啦。

太：田先生，你覺得我們王先生近來的身體怎樣？

田：我覺得他不錯。啓華現在有點聽我的話了。一個人發了財，還想再發財，……王太太，你去招待別的客人，我在這角落等着吃飯就是了。（他離開）

太（走向歐太太）：看見麼？這就是田少東先生！你覺得他怎樣？

歐：狐狸眼睛猴子嘴！

（阿福入，報告：『馬意祥先生』。）

生：我忘記對你說了，我們的律師今晚也來參加宴會的。

景十：同前，增馬意祥，阿福。

馬：王太太，恭喜你，小姐們……（鞠躬）

太（介紹）：這是歐太太，這是羅先生——佩貞的音樂教師。還是大名鼎鼎的馬意祥大律師。馬先生到得不先不後，眞叫我們歡喜。（馬鞠躬）

馬：王太太的介紹太不敢當，馬意祥三個字是對的，大名鼎鼎，可就未必啦！

歐：馬大律師可以說是位守時刻的模範人了。

馬：是呀，我對於別的事情也許遲到，對於吃飯這件事情，照例是遲到必早的。（走近歐太太）

歐太太，有人託我向你請安。

馬：那一定是戴德鄰律師了。

馬：一點不錯。我們談到王麗貞小姐和令郎訂婚的事情，我說：『我就去去恭喜』，他說：『你在那兒可以遇見一位很漂亮，很出風頭的太太，那就是歐太太了。請你向她提起我一聲』。

太：……

歐：……

馬：……

太：……

歐：……

馬：……

太：……

歐：……

馬：……

太：……

歐：……

歐：歐先生做我家的律師將近十年了。

馬（向王太太）：田少東不來吃飯麼？

太（指角落）：在那兒哪！你要對他說話麼？

馬：老田，你好呀？

田：哦，老馬也來了。來，來。（低聲）今天我有事到律師公會裏去，見到蘇會長，我談起你

我兩人的老交情，他說：『馬意祥並非沒有才幹，可惜他有时候太冒險了，我們要警告他一下呢。』

馬：哼，律師公會算什麼？它不過是幾十人的團體，與其說它為民衆保障利益，倒不如說是爲他們自己保障利益呢。

田：老馬，你聽清楚。我是對你說要你做事留心一點，不是叫你不要再做事情。

馬：我知道，老田，謝謝你。

（阿福報告：『劉樂亭先生，歐督發少爺。』）

歐（對王太太）：我來介紹你劉科長。（此種介紹，及下文介紹李軍長，只要在舞台後部舉行。歐督發一人走到前部。）

景十一：同前，增劉樂亭，歐督發，阿福，李軍長。）

羅（低聲向督發）：親愛的，不要對我說話，不要對我表示太親密了。媽媽已經說我了，在客人面前，我們要規規矩矩的。

（阿福報告：『李軍長！』。李軍長上，在舞台後部向大家招呼。）

馬（對羅乃器）：先生是鋼琴家？

羅：先生，不是，我是作曲家。

馬：歸了一句話，你是一位音樂家

啊！你也喜歡熱鬧麼？

羅：常常是人拉我到夫子廟去看跳舞，聽歌女呢。

馬：好啊，要是你願意的話，請你記住了，我的家住在寧海路，門牌是……，反正門口掛着招牌呢，馬意祥大律師。每逢禮拜天的晚上招待朋友，你儘管來，我家裏很簡單的，朋友

到了，可以玩一套音樂，喝幾杯可可，談談笑笑，直到半夜，回家睡覺。

羅：我不能每星期都來。

馬：那沒有關係，我老是歡迎你的。（王軍長進來，模仿齊田少東

的動作。）

景十二：同前，增王軍長。

棟（走向歐太太）：歐太太，你今天太漂亮了。

歐（也出以開玩笑的態度）：真的麼？你今天也年青得多了。

棟（繼續）：馬先生，你好。（對羅）貴姓啊？（對劉科長，李軍長）久仰大名，幸見風采！

棟：哦，這就是田少東先生麼？幸會，幸會。

田（不得已而周旋）：我是田少東。

棟：老朋友！老朋友！（隔壁音樂家的聖禮曲，嗚咽之音繼續又作，由輕低而漸沉重，直到幕落方停。）

太：够鬧的了。家棟，快點進去換衣服，爸爸就要回來了。

棟（玩笑的）：是，太太。（姊妹們把他推進內室，大家歡笑着。）

景十三：同前，增陸醫生，阿福。（阿福上）

福（走近王太太）：陸醫生來了，他要跟太太說話呢。

太：陸醫生？我們沒有請他來呀？他來幹什麼？

福：太太，要不要請他進來？

太：你問問他什麼事情罷？

（沉靜，阿福引陸醫生上。）

福：他進來了，太太。

陸醫生（以下簡稱陸）（低聲）：我想和您說句話。

太：好的。

陸：叫你的孩子們離開一下罷，

太（心慌極了）：佩貞，你們都到那邊去，聽見麼？快點到那邊去。家棟呢？歐太太勞你陪她

們一下罷。（都從左門進去。）什麼事情呀？

陸（對其他起立的男客說）：諸位不妨在這裏……：那麼，王太太，你的丈夫王啓華先生忽然中風死了。

（隔壁聖樂的聲音加大。醫院脚夫抬着王啓華在舞台底部。王太太大哭一聲，衝上前去，倒在她丈夫的屍體上。）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佈景同前

景一：王家棟，王太太，歐太太，佩貞，淑貞，麗貞，阿福。

棟(剛從外邊回來，怒容滿面)：太(見家棟回來，上前問訊)：家棟，你不是到工廠去工作的麼？怎麼又回家來了？

棟：我決意不幹了。田少東那個老東西，不給我工作做，倒叫我掃地！

太：怎麼？他叫你做茶房麼？

棟：他說，父親已經破產了，還在工廠裏虧空不少呢。要是不看父親的面上，連茶房也不給我做。

太：你的父親沒有債呀，怎麼會虧空！

棟：可不是麼？他有意欺負我們，存心要奪取我們的家產呢。

太：田少東真是喪盡天良，我馬上叫律師向他辦理交涉。

棟：媽媽，我們先不要和他決裂，叫阿福去請他來談談。看看他的意思怎樣，然後找律師好麼？因為父親的死是猝然的，什麼也沒有對我們講，我們一點兒證據也沒有，即使找律師跟他辦交涉也是沒有用的。

太：怎麼沒有證據？工廠的賬簿不是我們最好的證據麼？

棟：工廠的賬簿又不是存在我們手

上，難道他們不會消滅了它，改換了它麼？

太：那麼怎麼辦呢，我們不是快要破產了麼？

(各人相視默然，毫無辦法。王太太哭了起來。)

阿福(入)：歐太太來了。

太：家棟，你跟姐姐們到裏面去，不要讓外人知道我們的家事。(棟及姊妹等退。)(歐太太入)

太(哭泣，手拿一塊手巾)：請你原諒，歐太太，在你面前哭著，但是，我忍不住我的眼淚呀！我想起來，沒有到一個月，我的丈夫，還在你坐的地方，可是現在看不見他了。

歐：王太太，不必過於傷心了。太：請您告訴我一點全部的消息，自從這件不幸的事情發生，我幾乎沒有見過他一面。他是一個好孩子呀！羅貞說他曾經哭過一場呢。

歐：習義現在很好，謝謝你。太：可憐呀！他們倆親愛得很，現在不得不把他們的婚事遲慢下來了。

歐：我正要說他們的婚事，王太太

你的情緒太亂了，您一定心，你也太沒有勇氣了。我知道死丈夫是什麼一回事，我是過來人。那時候我還比你可憐，因為我丈夫死的時候只剩下一身債，和四歲的一個孩子。你呢，有丈夫遺下來的財產，又有這麼大的子女，(換一種聲調)不過我很奇怪，為什麼你還沒有想到你的家務？

太：那那一項家務，太太？

歐：王先生死後的遺產還沒有清理，究竟有多少盈餘的數目呢，也許有什麼困難的地方，急於解決罷？

太：困難？王先生在世的時候非常正直，從來沒有困難。

歐：也許他去世之後，困難就要來了。我並不是懷疑王先生，是懷疑別人呀！田少東那方面沒有變動麼？

太：田少東？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歐：王太太，請你留神田少東，不要信任他。

太：當然。不過，假使他有什麼惡意，自有我們的律師和他交涉罷。

歐：不要信任你們的律師！

歐：哦！歐太太。

歐：不要說：「哦！」歐太太。我

是很知道還班人的；他們會破壞你的家，他們決不會讓你佔便宜。

太：你說我們的律師馬先生跟田少東先生是一流的人物麼？

歐：我勸你換一個。

太：那不能，太太。除非他弄出亂子來，要不，我們只能信任他。

歐：那時候就太遲了。

阿福(進來，走近王太太)：牛康建築師向太太請安呢，他問太太是否瞧過他的「備忘錄」。

太：他的備忘錄！他給了我麼？

阿福：是的，太太。

太：我放在那兒呢？我記不清了。

阿福：那麼，我請牛建築師等一會兒再來罷。

太：好，請他等一會來。(阿福退出)

歐：不要信任你們的建築師呀！

太：我不懂你為什麼把別人當做小人？

歐：你以為到處是君子麼？

太：你以為到處是小人！

歐(立起來)：王太太，我是一心一

意爲着，爲着你可愛的女兒，我不得不提醒你，王先生的遺產恐怕要失掉了。我勸你暫且放下悲哀的念頭，已死的人不能再生了。我知道王先生在銀行裏沒有存款，是不是？他的遺產就是工廠，田少東有一半在內。不錯，他還有地皮，可是地皮是用押款買進的。我和你都是寡婦，我終是幫着你。我們兩家曾有結親的意思，現在雖則暫時停止，我想還可以繼續談判的。不過，在金錢關係這方面，我恐怕你不會維持舊時的局面了。我做媽的，不得不慎重考慮，免得將來讓我兒子怪我，那就太遲了。

太：好太太（停一回，大家有爲難的神氣。）

歐（很敏捷的）：再見罷，王太太，關於你自己的家務，請照我的話去做；關於孩子們的結親的事情，下次再談罷。我有一句最有用的話，就是：不要信任一切人，一切的人。（他向着門走，王太太冷淡的送他。門開了，田少東進來。）請留步罷，不必送送了。歐太太退

出。）

景二：

王太太，田少東，阿福。

太（哭泣，手拿一塊手巾。）田先生，你來得正巧，我有話要跟你談談。

田：王太太，歐太太到我那裏探問你丈夫死後的財產狀況，是得着你的許可的麼？

太：不，我完全不知道有這一回事。

田：好，我拉着她的手臂，把他推出門外了。

太：她也太冒昧了！剛才他從這裏出去，你正進來。他提起我丈夫的遺產，究竟實在情形怎樣，只有你田先生知道清楚，不妨對我說明一下。

田：遺產麼？在我空閒的時候，我已經大概結算過，情形是這樣的，……你聽着呀，……工廠要出賣了，……

太：爲什麼要賣掉？

田：不得不如此呀。

太：我要保留工廠。

田：不能保留，你們的債不能不還。

太：我們沒有債呀！

田：約有八千塊錢的債。建築師那裏的賬還沒有交來……

太：說謊！我們那裏會有債？

田：還有一筆清理費，像會計師的酬金，車錢，郵票，意外開銷等，還沒有算在內呢。

太：這簡直是欺騙！

田：欺騙？你說要小心點！

（王太太突然離開他，捺鈴，阿福入。）

太：阿福，你去打二個電話給馬大律師，說我有要緊事情和他面談，請他就來。（阿福退。）

笑話！我們會有債務！

田（從皮包裏抽出一卷紙）：請你把這本清冊看一下，你就明白一點了。……

太：（把冊子擲還他）你把清冊帶去罷，我用不着跟你多說。（他進去）

景三：田少東。

田……（他收拾散亂的紙張，預備走了，淑貞趕進來。）真個罷！

景四：

田少東，淑貞。阿福。

淑：田先生，不要走，跟我媽媽說，和了再走，我可憐的媽，她哭

得多了，他哭得神志都不清了。

田（回頭來）：二小姐，我何嘗不是想搭救你們走出困難之境。（他從皮包裏取出一張紙來，請你看這筆帳：正月初七，付王太太四千圓治喪，正月十七，付王太太一千元家用，二月七日付家塚等學費一千五百元。（他把帳摺起來給他。）

對不起，我要走了。

淑：田先生，請你等一回。

田：還有什麼事呢？

淑：田先生請坐下，也許我年紀太輕了，不够資格和你談家務。

田（還是站着，微笑。）：談談也不妨。

淑：我們的境况確是變了，但也還不至於完全失敗罷。無論如何，你應當先徵求我們的意見，再下一個決定罷。

田：我暫且不提你們不動產，試問你打算怎樣處理這工廠？

淑：田先生，你以爲一定要出賣嗎？假使你要出賣，我們不肯，又怎麼樣呢？

田：結果還是要出賣的，法律上面規定着的。

淑：有這麼一條法律麼？

田（微笑）：是呀！民法八百十五

條載着呢。我可以查出來給你

看（他從袋裏抽出一本六法全

書，指出那一頁那一條，淑貞

看書。他笑着，覺得非常有趣

。）你看懂了麼？

淑：懂了。

田：怪不得你爸爸在的時候，特別

看重你。

淑：爸爸對於她的兒女，都是一律

看待的。

田：他說你懂得道理點。

淑：還是他安慰我的話，因為我沒

有他們漂亮。

田：沒有他們漂亮？一雙好眼睛，

桃紅的面頰，身材又不高又不

矮，一望之下就知道你是一個

健美的女子。

淑：我個人身體如何，我倒不在乎

，我只操心我的家庭。

田：那麼，那一定是你幫助你的媽

料理家事了，你是她的顧問

。

淑：可是直到現在，媽還沒有什麼

需要我。

田：以後她就需要你了。我不信你

的媽媽能够自己擔當一切，你

一定會給她一個大大的幫助呢

？：你對於家事不怕麻煩麼？

淑：沒有辦法呀。

田：你不怕寫信麼？

淑：不怕，只要有要說的話。

田：你會算帳麼？（離開她）我想

你一定是很熟練的了。二小姐

，你知道我們之間沒有爭執；

依法律講，我們是完全同意的

。你們要錢用，就不能不出賣

工廠。經理死了，趁這個機會

出賣是最有利利益的。你沒有旁

的話了吧？

淑：田先生不要走，再去見一回我

的媽，她現在大概心境平靜些

了，一定願意聽你說話。

田：用不着了。你比她聰明些，你

可以解釋給她聽。

淑：（捺鈴）田先生，答應我的請

求罷。你到她面前去，讓她向

你道個歉吧。

田：好，聽你的話吧。我們保持着

好感情，一定是雙方都有益處

的。二小姐妳的芳齡多少呀？

不上二十歲罷。但是這樣和氣

，這樣能幹，這樣會說話，無

怪你的爸爸對我說：「她是最

聰明最可愛的」。（阿福入）

淑：阿福，帶田先生到書房去。

福：是，是。（阿福引田少東進內

室）

第五：

淑貞，麗貞。

麗（慢慢走來）：姐姐，誰跟你在

這裏的？

淑：田先生。

麗：你太肯給他面子了！

淑：小妹妹，住口！現在我們的說

話和舉動都要當心些了。

麗：出了什麼亂子呢？

淑：恐怕我們要破產了。

麗：破產！

（麗貞哭泣，淑貞低頭，她們

抱着一團，停一會，她們離開

，麗貞仍舊哭泣着。）

淑：頭腦清楚點，忍耐點，勇敢點

，吃點痛苦，受點磨難，希望

我們可以安安隱隱逃出了危險

。

麗：你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媽

，大姐跟你，我不久就要結婚

的。

淑：結婚嗎？小妹妹，假使相信我

的話，你放棄了結婚這個念頭

吧。他們很有理由斷絕這件婚

姻的。第一，你年齡小，第二

，我們有孝在身，第三，我們

的產業失去了，我們的地位變

了。我們只好閉着嘴，聽人家

隨便怎樣說吧。

麗：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二姐你不

知道我聽了這番話多麼痛苦呀

。

淑：你也用不着過於悲傷。許許多

多年輕的女子，都在情場失敗

了！輕薄的男子太多了，還是

我們姊妹間有點真的感情。

麗：爲什麼你也懷疑習聽起來，他

是誠實無私的。

淑：他的媽會替他打算呢。

麗：媽媽能够教兒子欺騙麼？

淑：他們母子自然是一條心。固然

，你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女子，

有好心，有好感情，可是你沒

有金錢，女人沒有財產，就跟

失去了香氣的花一樣。

麗（自言自語）：一個少年人既多

情又多義，爲了幾個錢，便犧

牲了愛情，做下這種醜事，還

是可能的麼？

淑：就算這件婚姻不至於斷絕，但

是，我們小心和忍耐一點決不

會後悔的。

麗：忍耐！假使歐習義是爲我的嫁

裝而來的，沒有嫁裝就不顧我了，那麼我是女人中間最可恥的一個了，我只有發瘋了，或是死掉！

淑：你愛他到這樣程度麼？

麗：是呀，我不瞞你。我愛他！我敬重他！他的為人很溫柔，他是同我脾氣一樣的孩子。我可以斷定，他不會有壞心腸，我願意要他做丈夫呢。假使他欺騙我，不值得我去愛他，那麼，我以後決不再嫁別人了。

——我也實在不能再嫁人了。

淑：你鎮靜點，不要太感情用事。

麗（躊躇）：我是他的女人了，你懂麼，我是他的女人了！

淑（很自在的）：我不懂得你說的

是什麼。

麗（驚醒貌）：哦，好姐姐，請你原諒，我不應該這樣說。請你忘記了我的話罷，請你不要追究它的意義罷。——不要再在別人面前說起，那怕是媽媽跟大姐。

淑：那麼，不是你瘋，是我太蠢了！

麗：是呀！我瘋了，你是我最可愛的，夢想不到的好姐姐。

（兩人緊緊的抱着。）（馬豪祥上。）

景六。

同前，增馬意祥。

馬：小小姐們，好。王太太在裏面麼。

。請你告訴她一聲，我來看她呢。

淑：小妹妹，你去罷。（麗貞走入）

。叫媽媽到這裏來。

景七。

淑貞，馬意祥，稍後王太太。

馬：王太太打電話給我，她急於要

見我。其實我一天到晚在事務所裏等着呢。

淑：馬先生，我的媽媽十分悲傷；

馬：二小姐，這個我知道，她所受

打擊太大了。她向來不出去會

客，不上店買東西。但是出去

看看她的律師總不要緊罷。幸

而，關於王先生的遺產問題並

不嚴重，不過，他留下一塊大

地皮，需要詳細考慮，而且清

理得越早越好。（王太太上）

淑：媽媽來了。

太（哭泣，手巾拿在手裏。）：馬

先生，家門真是不幸！

（靜寂一回。）

馬：太太，我記起一件事來了。你

是否許可歐太太到我事務所裏探問你丈夫身後的產業狀況？

太：我沒有許可她。假使歐太太下

次……

馬：你放心，不會有下失了，我已

經給她一點「好看」。太太，

你叫我來有什麼話說，快一點

說罷。

太：我不會多耽擱你的時間的，我

只有一個問題，我的丈夫是否

有許多債務？

馬：誰對你說的？

太：田少東先生。

馬：「許多債務」？田先生說話也

許太快了，他並不是一個壞人

，但是他對於金錢的問題，未

免有弄不清楚的地方，我總盡

我的力，太太，你放心，我總

會替你弄個清楚。（王太太哭

在輪椅上，馬走上前去。）太

太，你以為你們王先生的遺產

很大麼？你估計有多少？

太：我不知道，馬先生。

馬：不過，你也得估計一下。一個

女人的丈夫死後，還是她第一

件要緊的事情。（她走開點）

田先生並不是完全對的，他不

應當憑空就說了許多債務。事

情不是這樣辦的。現在清理手續還不過開始，先從最要緊的着手，一步一步做下去，自然有一個結果出來，多就是多，少就是少，沒有什麼爭執。（又走回來）關於地皮，你決定

怎樣？因為這是顯而易見的，

必需的，不得不把它出賣。

淑：出賣，呵！假定是出賣，出賣

到多少錢？

馬：（走向淑貞）二小姐！多少錢

麼？所餘也無幾了！

太：（立起）：那麼，賣了它有什麼

麼估便宜之處呢？

馬（走向王太太）：太太，估便宜

麼？不過把你們脚上一根刺拔

出來罷了。時辰鐘每天略微慢

一點並不覺得，天數多了就可

親啦。你們在這裏討論，蛀蟲

在那裏咬，什麼是蛀蟲，就是

押款的利息，建築師的費用，

房捐產稅這些東西呀。

（待續）

雜

文

晚明吳縣清官袁中郎

涵之

約模算來

，已有近十年的事了：那時文壇上特別鼓吹晚明文學，其中尤以袁中郎為一般崇拜晚明文學者的心目中所視為中心人物。捧袁中郎最力者，則為一般人稱為「幽默大師」的林語堂氏。

本來，晚明文學頗不為世人所重視，我們談起明代文人，總舉出歸有光王世貞諸人，頗少有提及袁中郎者。而經林語堂等一捧袁中郎以後，情形大變。文科大學生之流，開口晚明文學，閉口袁中郎，好像中國直到晚明時代才有文學，也好像中國文學家祇有袁中郎。

文科大學生之流，又殊少真能懂得幽默，以為幽默與「打朋」初

無二致。而袁中郎是「幽默大師」捧出來的，於是認定袁中郎也是一位幽默人物，換句話說，也就是：也是一位「打朋」人物。

其實幽默與「打朋」是不同的

。袁中郎之是否幽默姑置不論；至於說他是「打朋」人物，那是冤枉了袁中郎。

袁中郎為人狂放，為文狂放，此則有書籍記載為證。但狂放並不是「打朋」，以我所知，袁中郎是一個頗有賢德頗受民衆擁戴的好官吏，他為官十分正經，寬猛並濟，絕不「打朋」。

袁中郎做過吳縣知縣官，吳縣賦稅甲於天下，而經辦者率多舞弊，袁中郎上任之後即嚴加整頓，涓滴歸公，未及經月，幣絕風清。他又十分關懷民生疾苦，凡有所知，盡力解除。據公安縣志所傳袁中郎傳載：「公為令，清以骨，才敏捷甚，一縣大治。宰相申公時行聞而歎曰：二百年來無此令矣！」讀此

，可以想見袁中郎之德政。

袁中郎逝世已約四百年。現在一般但知袁中郎是一個文人，而且以為他是一個不大正經的文人，那知他還是二百年間所不會有過的清官！

魯迅與章太炎 江上風

魯迅在未死以前，預立遺囑，

諄諄告誡其子海嬰長大後不必做空頭的文學家，或美術家，能有一技之長最好，否則經營一些小買賣，安分度日得了，其主張和餘杭章太炎如出一轍。章太炎有一個兒子名導，自小得嚴父慈母——湯國黎女士——的教導，國學自具根柢，但長大成入後，家庭方面，却並不教他踏着他父親的足跡鑽進「義理」，「考據」，「詞章」的圈套，而令他進大學讀土木工程，這和魯迅的獨獨不願意他兒子大后，做文學

家，具着同樣的心理。

以魯迅和章太炎並論，好像有些比擬不倫，其實兩人的生活，習慣，脾氣，和種種的做人態度，處處相仿，雖然他們的世界觀畢竟不同。

魯迅住在上海施高塔路的時候，門下士濟濟一堂，章太炎亦在蘇州創辦國學講習會，絳帳高懸，頗不寂寞，章叢蕪，白莽，柔石死后，魯迅哭之甚痛，黃季剛病後后，章太炎亦老淚縱橫，悲悼至深，此種真切的師生情誼，魯章兩人都表現無遺，魯迅的哭白莽，哭柔石，哭章叢蕪，和章太炎的哭黃季剛，並不全是為喪失人材而哭，大半倒是為個人的寂寞而哭，這一點我們不能被他們輕輕的瞞過。

為什麼說為個人的寂寞而哭呢？因為柔石，章叢蕪等為服膺魯迅最虔誠的人，黃季剛為服膺章太炎

最虔誠的人，他們的死，給魯章以靈魂上的打擊至重，這和徐懋庸因反叛魯迅而給魯迅以痛擊錢玄同的因投降新文化而為章太炎所不齒，其心理的出發點是相同的。

魯迅好抽香烟，章太炎也好抽

中

香烟，兩人都是抽的廉價牌子，魯迅吸品海牌，章太炎吸長城牌，魯迅的煙量據說每天要抽四十支以上，章太炎我親眼見他講一小時的經學，連抽香烟十三支之多，魯迅常用一只香烟咀，一根香烟劃上了火

報

，即狂抽不已，雖已抽剩剩一極短短的烟蒂了，還是捨不得扔掉。有一次在上海某一個木刻展覽會里我親眼見他一枝香烟連根吸掉，幾乎烟咀都燒焦了，他纔發覺烟蒂都已化成烟灰，塞住了烟咀的口門，無

論如何倒不掉，好容易由會場中人借給他一根鐵籤，纔把凝積在烟咀中的烟灰很費力氣地弄了出來，章太炎的吸烟和魯迅又復不同，他不用烟咀，吸不到三分之二就扔掉，而由當差另行劃火送上一枝，接連不斷的吸，也接連不斷的講，魯迅和章太炎都是不修偏幅的，據許景宋女士記述，魯迅臨死以前，會新做一件絲織品的絲棉袍子，做好後他並不愛穿，所以死後成殮的就是這一件絲棉袍子，可見得

他平時是愛穿布衣粗服的，這和章太炎的處世態度，完全一樣！章太炎死，魯迅曾為文紀念，不久魯迅亦追縱以去，這二個老頭子，地下相見，亦當握手一笑吧？

疲倦的人生

· 定 ·

疲倦的人生，人生太疲倦了！各人的嘴角裏，很容易這樣的吐進吐出。生活，氣候等的高氣壓，的確是使人會有窒息之感。

疲倦的人生，人生太疲倦了！是經人踐踏的結果，這句話也可以用到這裏來。讓我們把這些時間利用，利用在事業上去，那末就不會感到疲倦，就不會感到寂寞。

因此不少入鑽進了女人的懷裏，不少人在酒杯裏打轉，以醇酒婦人來刺激疲倦的人生，好像除了女人與醇酒之外，別的再沒有什麼藥品可以醫治這倦怠了的人生了。

生活，氣候等的高氣壓，每個人都會感到苦痛，但是却並不是個人在這些客觀環境之下屈服，昂起了頭，挺起了胸，把這些惡魔征服的，並不是沒有。

有醇酒可醉，有女人可樂的人地人生觀是怎樣，無力買醉買歡的

雖然人是浮於事，但是有事無人却也是事實，不要自認朽木，朽木尚且可以廢物利用，更何况不是朽木。醇酒婦人和長吁短嘆，僅能使疲倦的人生更疲倦，惟有不自認朽木，才能使我的人生充實。換一服藥劑罷，療治這疲倦的人生。

國內外大事日誌



國內

七月二十四日
渝方逮捕黨政軍方面高級幹部之厭戰份子。滬中儲銀行籌設外匯局以應南洋貿易恢復後之需要。京市動員小學教師協助辦理計戶授糧工作。

七月二十五日
中央宣傳部長林柏生，廣播滿洲國慶祝十週年紀念祝詞。粵省自二十四日起禁用舊幣。京市政府發表南京人口共六十三萬餘。渝機轟炸延安。

七月二十六日
中央陸軍將校訓練團第二期將校隊定八月一日開學。京市府嚴厲規定日用品限價。青年協會設謙歡送出席東運選手。

七月二十七日
全國優秀大學生暑期班今日舉行開學式。我國參加東亞操縱者大會代表團今日謁陵致敬並由宣部郭次長率同親主席聆訓。

七月二十八日
行政院舉行第一二一次會議，通過督勵造林，森林保護兩暫行條

例，並任命孫雲章為浙省府委員兼祕書長等要案。京市首屆花甲同慶，今日舉行祝壽式，褚外交長親臨主持並致祝詞。參加東亞操縱者大會，我國代表團今日下午首途赴滿。

七月二十九日
汪院長褚外長電賀義首相墨索尼里五秩壽辰。財部佈告實行禁用舊幣區域八月起嚴禁攜帶違者沒收充公。參加東亞教育大會我國代表今日返京。

七月三十日
中政會第一〇三次會議通過，任命姚錫九為航空署長。周財長訪日使命完成，今日返國抵滬。參加東運大會，我國代表今日啟程北上。西康夷民反對渝築川康公路。

八月一日
中央陸軍將校團第二期今日舉行開學典禮，汪院長親臨致訓。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今日舉行成立典禮。南京東京間開始直接通報。京市第二次預防霍亂開始注射。

八月二日
威海衛連雲港，海軍設基地隊。大學生暑期班實踐社會服務裏助戶口調查工作。

八月三日
中儲銀行漢口支行今日成立。出席東亞操縱者大會我代表離平赴滿。

八月四日
國府訓令所屬，以後各機關及各合法團體須懸國父遺像。武漢三鎮本月十日起實行新舊幣交換，財部特頒各項辦法。周財長訪日使命完成今日由滬抵京。

國外

七月二十四日
周財長訪日首相東條，舉行重要會談，並在報界歡迎會中講中日親善。阿根廷油槽船一艘被美政府沒收，被解除武裝。

七月二十五日
羅斯多夫陷落後，史丹林格勒又被圍攻。古巴警察當局突逮捕西牙牙公使。蘇聯飛機襲擊瑞典柏爾哥爾姆，投彈四百餘斤。

七月二十六日
中立國外交界盛傳，伏洛希羅夫抵倫敦。日本訪委使節團，廣田等過滬返國。土政府宣布扣留蘇聯避難艦船。

七月二十七日
德軍佔蘇軍瓦羅什羅斯克。英美建立第二戰綫聲中，德炮擊

英本土。英克與浦斯廣播，謂印勞工部長員文演說反對開辦第二戰綫。日使野村來滬。

七月二十八日
德軍佔領史太林格勒，河下流本政府以敏捷處理戰時行政為目的，決定刷新行政機構廢止十六部局。東京簽定借款新合同。

七月二十九日
埃北英軍開始退却，軸心空軍襲擊蘇聯工業城市。日本赴泰各重要工業城市。禮特使廣田返抵東京。

七月三十日
羅斯福出席太平洋軍事會議。德軍在蘇聯曼牛島登陸成功。日英外交官交換船第一船橫濱開。

八月一日
英相邱吉爾對蘇聯建第二戰綫官員舉行就職禮。法國海軍部宣佈，突擊隊自發。駐俄大使率召返國後突擊隊自殺。

八月二日
英國監視甘地行動。日大藏省次官廣橋中日借款意。德軍佔蘇軍瓦羅什羅斯克。葡牙牙遠軍增防大西洋各島。

八月四日
德軍佔蘇軍瓦羅什羅斯克。葡牙牙遠軍增防大西洋各島。

大亞洲主義 與東亞聯盟 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目錄 三十一年八月一日出版

中日問題的認識	方中
東亞新聞記者大會的使命	一鳴
土耳其的前途	正平
羅斯福的苦悶	望重
東亞民族分工論	黃善生
民族團體、民族集體及種族精神	張資平
東亞聯盟綱領各論	孔君佐
中國文化建設之途	何子恆
中泰邦交的回溯	吳韻鳳
佛學中的心物一元論	劉希平
蔣介石政爭實錄(一)	哲生譯
南洋的農產資源	一岳
日本近古漢文學史略	朱明
中國古玉器與日本的勾玉	詹冲
大亞洲主義八講(續)	楊鴻烈
中日民族性與東亞聯盟(三)	楊鴻烈
地熱(戰地文學)	上田廣著 許竹園譯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會務概況	東亞聯盟 中國總會 各委員會

中央導報 週刊

每册定價 國幣二角

出版者 中央導報社

南京新街口宣傳部三樓

發行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訂閱價目表 (內含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歐美南洋
每月九角	一元二角	一元七角
三個月二元六角	三元六角	五元
半年五元	七元	十元
全年十元	十四元	二十元

廣告價目表 (另期長算計期一)

地位	全	半	面	四分一
底封面外	一五〇元	一〇〇元	無	無
正封面內	一二〇元	七〇元	無	無
底封面內	一〇〇元	六〇元	三〇元	元
普通	八〇元	四〇元	二〇元	元

徵稿簡則

- 一、本刊歡迎論著譯述文藝漫畫等稿件
- 二、稿費每千字國幣五元至二十元漫畫每幅二元至十元
- 三、來稿不論文字圖畫本刊有改刪權
- 四、來稿除附足退回郵資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
- 五、來稿請示知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發表時署名聽便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壹號